

去意大利旅行，作一次文化的修行

■黄阿忠

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平均海拔都不是很高，山虽不高，然景色尤美；那里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托斯卡纳地区。但见草坡绿植，灌木间纯绿色夹杂于绿灰、咖灰之中，与橄榄树一片灰绿相交映，构成了一个绿色交响；在深秋初冬时节还能见到这般绿色，只能说是天没真正冷下来，树叶还未泛黄。我没想到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大多都出生在托斯卡纳附近的古城。

米开朗琪罗出生地在离阿西西几十公里外的山上，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大教堂看完乔托绘制的湿壁画后，随即驱车去那里观瞻。山路弯弯，一个拐弯有一个景观，远处的构建在山上的圣方济教堂一会儿在左边、一会儿又到了右边；橄榄树虽不高大，然却是构成一片风景的主打，当然还有灌木杂树、起伏的草坡相随。不一会儿到达山顶，望山下看，红顶的房舍镶嵌在灿黄的银杏之间，炊烟缭绕，鸡犬相闻，人间烟火尽在其中；风景可谓有灵气，一代天才诞生于此，不足为奇。那年去湖南湘潭瞻望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冲，几间砖瓦泥墙、屋前阡陌错横、池塘荷叶田田，风景属于典型的南方审美；与阿西西的米开朗琪罗小山村相比较，景色各异，然那山中的气息、韵味却极为相似。

米开朗琪罗在山顶上的家，占地大概有四、五亩的样子，家境应该是宽裕的，如若划成份的话，定为富农不会有错。他的出生地现在已经辟为米开朗琪罗博物馆，展示的都是复制品，原作当然不会在这里。我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、梵蒂冈的大教堂见过他的雕塑、油画原作，分明知道这些都是后来补充、拼凑的所谓“文物”、“古董”。不过，那里的山水、树木所构成的气息，是假装不出来的。故而，我一进这些博物馆、纪念馆、艺术馆的大门，便油

然而生肃默，敬意顿起。

拉菲尔的出生地也在山上，山城的名字叫乌尔比诺；那个构建在山上的小城，有四分之一的地盘是他家的，我想他的家庭成份一定很高。我们投宿的酒店也是他家的房产，现在的“拉菲尔之家”其实是民宿。据说拉菲尔就出生在我住的房间窗口对面，那幢红砖砌成的楼里。我们去的那天，是在意大利期间最冷的一天，由于外省的车不能进城，我和我团的队友（都已属七旬老汉），只能爬陡坡而上。及登临广场，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两人相对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

拉菲尔现在的家也变成了美术馆。展出的作品有不少是拉菲尔的，也有标的是拉菲尔的，其实不是的，真真假假，也不作考据了。展厅中也有其他同时代画家的作品，有不少说是拉菲尔父子俩合作的，但不可信，拉菲尔父亲早逝，走的那年他年纪还小，可能还不会画画。在展厅里上上下下一圈下来，文艺复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拉菲尔美术学院建在山上，在那里可以鸟瞰整个城市；山城的红砖房和远处的大教堂构成了精典的油画。我们和那里的师生作了一次对话交流，我用我们自己生产的颜料示范作画；学生围观，认真看、不跑动、守纪律，他们的老师告诉我，他们是因为热爱画画而考入美院的。这一点，还真像他们的老乡拉菲尔。

文艺复兴三杰中的老大列奥纳多·达芬奇的出生地竟然也是在高坡；城市名曰“芬奇”，那里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博物馆。芬奇小镇的达芬奇博物馆，展示了大量的达芬奇的设计小稿、建筑图样，以及诸多文献，和他发明的东西。达芬奇早在五百年前就已“斜杠”，他对教皇说自己是设计师，把有杰出贡献的绘画排到了“边角料”



黄阿忠 托斯卡纳 25×30cm

（意大利语译音：意为‘小的’）。天文、地理、科学、解剖，军事、飞翔等等，他样样精通，得心应手。天才的科学家、设计家、艺术家的称号，给予达芬奇当之无愧。

达芬奇出生在离小镇三公里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。穿过一个长满橄榄树的高坡，就到了他的故居。已过开放时间，只能在山坡走走、看看，天时雨刚停，氤氲缭绕、清气四起；孟子曰：“吾善养浩然之气，”是啊，气是需要养的，此山有气息，我们到此汲清气、沾仙气也。

我们必须去看但丁写在羊皮上的《神曲》草稿。《神曲》手稿藏在波比古堡，还有许多典籍，有不少也是写在羊皮上的。怀着虔诚的心，去见放在橱柜里的《神曲》，薄薄的象纸，他们告诉我这是羊皮。我看不懂羊皮上的文字，还有那些符号，但从这一条条类似五线谱的音符里，仿佛已经看到了人性、自由和希望。

在阿雷佐的教堂，看皮埃罗·德拉·圣弗朗西切斯卡的引领了艺术发展的壁画《十字军的传奇》；那些脱离了宗教故事，表现了现实的题材的主题创作，又打开了眼界。波提切利的《春》，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春天；波提切利的《维纳斯》，带来了为我们送美的女神。我们在佛罗伦萨老街上走，抬头看圣母百花大教堂、乔托钟楼；我们在二战老桥上走，看到了皮蒂宫、矗立在广场的《大卫》。眼前的大餐一道又一道，我们咀嚼出了新味；自然的风光一片又一片，我们汲取气息修行。

我一直没有去深究“旅游”和“旅行”的区别，二者乍看好像差不多，但仔细琢磨还不一样。旅游是观光、游览，是移动中的体验和感受；旅行是行动、行走，是发现风景、体验人文，关注内在的文化和心灵的修行。（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浪漫主义先驱席里柯

■徐鹏辉

群星璀璨的法国画坛从不缺天赋异禀的大家，更不缺出类拔萃的巨匠。在蜿蜒流淌的艺术长河中，泰奥多尔·席里柯如同逐波前进的先行者，用33年短暂而绚烂的生命叩开浪漫主义流派的磅礴大门。回顾他的一生，有反抗传统的叛逆，有独树一帜的勇气，有对人物情感的充分驾驭，更有对社会民众的宏大关怀。正是席里柯对浪漫主义的宝贵探索，为画派的枝繁叶茂奠定了坚定厚实的根基。

席里柯对马的痴迷贯穿整个艺术生涯，尤其是他对战马和赛马的描绘，极富激情和活力，令人印象深刻。1812年，21岁的席里柯创作了《轻骑兵军官的冲锋》，入选当年的沙龙画展并获得金奖。作品时间恰逢拿破仑军队士气最为高昂之际，他对英雄和战马的完美匹配做了最生动的阐释。

除了战马，席里柯对赛马的刻画更是一绝。以他最为知名的《艾普森的赛马》为例，将动态马匹蕴含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众所周知，浪漫主义侧重人的主观世界，强调直觉、感觉、想象力，而在



泰奥多尔·席里柯 艾普森的赛马

此基础上，浪漫主义画派更强调多样的构图、强烈的色彩以及奔放的笔触，席里柯毫无疑问做到了这些。在《艾普森的赛马》画面中，四匹骏马展现出四肢近乎成直线的奔腾姿态，配合骑手大力挥舞的手臂，加上色彩浓郁的草坪和云朵，构成极富张力的赛马场景。曾有人质疑席里柯对赛马姿态过度夸张的描绘，认为马不可能跑得如此大开大合。但只要亲眼见过赛马场的速度与激情，很容易理解席里柯笔下的赛马，那是飘逸的蓬勃的夹杂着千钧之力的浪漫主义内核的爆发。遗憾的是，作品问世三年后，席里柯就因赛马时

受伤，告别了他热爱的世界。

一位画家之所以流芳百世，绝不仅仅因为他妙笔生花，而是因为其悲天悯人的至高境界。在浪漫主义画派历史上，席里柯的《梅杜萨之筏》绝对值得大书特书。其创作背景可追溯到1816年法国巡洋舰“梅杜萨号”搁浅导致船上部分乘客依靠临时木筏在大海上自生自灭的悲惨事件，舰长的无能、官员的自私、人性的残酷在惨剧中暴露无疑。最令人咋舌的是，事件发生后，政府极尽隐瞒之能事，激发了人民的愤慨，同样引起席里柯的关注。席里柯仔细走访从150余位木筏乘客中生还的10人，通过聆听、记录来了解真实情况，与此同时，他搭建了木筏模型并邀请模特模拟场景，前往海岸了解大海，临摹崩溃状态下人物形象等，并以此为基础创作《梅杜萨之筏》。此作的横空出世不亚于给法国画坛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，法国卢浮宫将其作为重要藏品，赞美与厌恶之声也纷至沓来。与浪漫主义角斗的新古典主义画家让·安格尔评价道“我真希望把那幅《梅杜萨之筏》从卢浮宫博物馆内剔除出去，我

不想看这种东西，这只能算是解剖学的表演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死尸样的人物，实在败坏观赏者的趣味。”与之截然相反的是被誉为“浪漫主义狮子”的欧仁·德拉克罗瓦，作为席里柯的朋友和模特，他对此说道“在他还没画完的时候，席里柯就让我看了他的这幅画。它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，以至于当我从他工作室出来之后，我开始像个疯子一样，一路狂奔，直到回到我的房间才停下来。”在席里柯的启发下，德拉克罗瓦创作出惊世骇俗的《自由引导人民》，将浪漫主义推向巅峰。

天才的人生不在于长度，而取决于宽度。席里柯在为数不多的时间里，创作多达上百幅油画、素描、石版画和六件雕塑，给法国乃至全世界留下难以估量的珍贵作品。他还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形象，描绘了一系列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物画作如《疯人肖像》等。或许，面对层出不穷的乱象，他也只能以画笔为武器，尽自己所能为民众多做一些呼吁。他的肉体已经泯灭，但他的精神永久留存！（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）